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十七回 生鐵佛邪術驚人 鑽天龍血心解恨

邪難勝正盡人知，何佛妖僧假設施？巢穴忽然傾一旦，並教身首各分離。

卻說杜鵑橋要把妖僧的來路說明，故將妖僧到百花村化緣起首的話從頭說將出來道：「那個和尚果然妖法多端。他對百花村的老媽媽說道：『女菩薩你若然要想發財，可知道養豬一圈不如養牛一隻。』那老媽媽對他笑道：『你這和尚真是說的胡話，誰不知牛比豬大，賣出去價錢自然大些。要好幾個豬方抵得一頭牛的價錢。況我家黃牛牯牛均有，在家裡從來也不去賣他，不過耕田汲水而已，養得多了，不是教我去開牛行麼？』那和尚道：『並不是教你去養黃牛牯牛，不過教你取一隻小牛將角截去，關在空房子裡面。我再教你一個養法，包你不到百日，便有一注大財香到手。』那個老媽媽本來原是極信和尚的，聽他的話說得津津有味，不覺動起火來。真個去出空一間房子，把一隻才養出來的小牛牽在裡面，求他教導養法。和尚道：『你去把門鎖著，四面均用紙條糊貼起來，須得裡外不透一點子風。然後叫木匠做個小洞，要放進一瓦鉢，洞外更做一扇小門關住，每日放進一瓦鉢飯以飼之。我另留一包末藥在此，飼飯之時，將藥放在飯內，口內念聲阿彌陀佛，滿了百日方可開看。』那老媽媽果然依他言語，將那只小牛養了百日。欲開門看時，裡面似有巨物按住，再推不開。那老媽媽不覺驚呆，連忙叫了村上的幾個有力氣的人來，用大木撞之。忽聽得裡面大叫一聲，非常響亮，也聽不出是什麼東西的聲音。不要說本村的人聽見，就是離開十餘里路的村子，也都聽見了，俱往看視。就有些膽大的人爬上屋面，把瓦揭開一看，真是希奇！原來那只小牛已是大滿一屋，轉身不得，頭腳都分不出來。大家商議用幾把火槍擊死，又將牆壁拆開，宰剝起來。那張牛皮鋪開來足有二三畝田大，那身上的肉准准秤了數萬斤。那個老媽媽竟靠此發了一注大財。這個新聞直傳到三義崗去，房仁聽得了喜之不勝，以為天遣異人到來相助他興龍起首的，故此有這大法。即差了幾十個嘍囉下山，四處找尋。那一日竟被他的嘍囉尋著了，通報上山。房仁立即親往聘請，迎上山去，拜他為師。畫符念咒，無不靈驗。因此，這房仁更覺自大，自己稱為混世天王，封這和尚為軍師。又封他為一字平肩王，竟然在山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也被他聚了千餘人馬。又要想去火並綠林。不料不到三二個月的工夫，即被這和尚將房仁用法弄死，他就稱為一山之主，生平最喜吃的是生人耳鼻。他叫嘍囉將過路客人的耳鼻割下來，拿上山去，煮熟了作為下酒之物。又每月要吃人心一二枚。遇著倒運的人就被他擒至山上，將衣服剝去，綁在一根柱子上面，叫一個嘍囉取水一桶，立在左邊，一個嘍囉手執利刃一口，銀鉤子一把，立在右邊，另叫一個嘍囉，將醬麻油一盆硬灌在那人口中。待那人吃下肚中，將至心口之時，左邊的嘍囉便將一桶冷水當頭衝下，右邊的嘍囉便將那人分心一刀，即用銀鉤子把心鉤出，盛在一隻金漆盤內。這個妖僧便趁熱將心吃下，也不曉得什麼血腥氣，只是極口地贊美。似此惡毒之人，若然留在世間，正不知要害卻多少人的性命！」

說至此句，再欲往下說時，楚材、文龍早已一齊大怒道：「世間有這種惡僧，若不極早除去，真是為害匪淺，明日我們一同前往，誓要踏平此山，方消心頭之氣。」杜鵑橋大喜道：「若得二位同住，大事定然可成。惡僧之亡可立而待矣！只是這三義崗甚為險惡，我們僅有三個人，恐怕費力如何？」楚材笑道：「這卻盡管不妨。兵法云：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又云：知彼百戰百勝。這個惡僧是獨獃慣了的人，我們突然而去，縱山勢險惡，妖法厲害，豈在我們心上？」於是大家商議了一回，一宿晚景休題。

次日黎明，大家起來，各各將虎肉飽餐了一頓，叫張武、沈方兩個各持軍器相隨同往。兩個侍著主人本領，又是最喜廝殺的人，聽說要他兩個跟去，歡喜不盡。因此諾諾連聲的答應。就向杜家取了兩條鐵棍，各執一條在手，將兩匹馬一齊備好，牽在外面等候。文龍本欲讓鵑橋騎馬，因鵑橋再三不肯，說是不慣騎馬，生平最喜步行的。故此兩人也不再謙，就叫鵑橋在前步行領路，他兩個依然騎馬在後同行。鵑橋的利器卻是一根熟銅哨棍，就著張武、沈方兩人輪替搦著，一行人往三義崗趕。三個雖是步行，邁開大步卻也同馬一般地快捷，風馳電掣而往。

不到半日工夫，就到了三義崗的地界。只見崇山峻嶺，樹木層層，果然山勢險惡非凡。楚材、文龍已將腰下佩的寶劍拔出，鵑橋也在沈方手中接過熟銅哨棍，一齊緩緩地向前而進。走不到一二里路程，忽聽見樹林中一棒鑼聲，擁出一彪人馬，約有一百餘人，盡是五色彩綢紮額，當先一個頭目，赤發紅須，身披綠錦戰袍，手執三尖兩刃刀，雄赳赳氣昂昂地飛奔前來，大喝道：「你們這班牛子往哪裡走？快快留下買路錢來，放你們過去。若有半個不字，哼！咱就送你們到鬼門關去。」楚材大怒，剛欲出馬，早見杜鵑橋提著熟銅哨棍趕上前去喝道：「你這強徒叫何名字，擅敢這般猖獗？快快通下名來，待俺送你回老娘家去。」那強盜道：「你且站穩了聽著，俺乃三義崗寨主生鐵佛大法王駕下巡山都頭領，賽劉唐的便是。若是知事的快快把頸子伸長，待俺的寶刀砍下，免得擒上山去受零星的苦楚。」說完呼的一聲就把刀向鵑橋砍下。鵑橋道：「來得好！」就把那根熟銅棍用力一架。賽劉唐被他震得兩臂酸麻，那把三尖兩刃刀幾乎往自己頭上砍轉來。慌忙將刀收住，接連又是一刀砍過。兩個搭上手，戰有十餘個回合。賽劉唐氣力不加，剛欲拔步退下，早被鵑橋買個破綻，攔腰一棍打倒在地，就把那柄三尖兩刃刀搶在手中，向賽劉唐亂砍一回，真個的向鬼門關去了。

此時張武、沈方兩個人見鵑橋得勝，連忙一齊搶上前去，兩棍齊舉，把那些嘍囉殺得落花流水。一百名嘍囉倒有一大半打死，其餘的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，都亡命地奔逃。文龍還要叫鵑橋同張武、沈方趕追上去，把來一齊結果，早被楚材喝住道：「這些嘍囉般的東西，殺了也不濟事，反傷天地好生之心。況窮寇莫追，倒不如讓他們逃去，報與那個妖僧知道，等他下來決戰，將他除掉，大事就定，何必去傷那些無名之輩呢？」鵑橋等聽說，只得站住腳步不去追趕。就將方才搶的那柄三尖兩刃刀一看，原來倒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好刀，不覺喜之不勝。便將自己的熟銅棍丟下，將刀執在手中，專候妖僧廝殺。不一時，早聽得炮聲響亮，戰鼓如雷，遠遠的旌旗招展之中，見那妖僧帶著四五百人馬蜂擁而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轉瞬之間已離不到裡許的地步。楚材文龍遂將那個妖僧細細一看，生得果然兇惡，但見他：

頭如巨門果異樣，眼若銅鈴真惡相，面同鍋底貌猙獰，耳帶金環生光亮，
大鼻倒掛紅鬚鬚，手執一根鐵禪杖，跨下一匹追風駒，分明是一個惡和尚。

看看相近，忽聽得那個和尚大喝一聲道：「瓦罐尚有兩耳，你們這班瞎眼的東西，難道沒有聽得俺生鐵佛大法王的厲害麼？怎敢到此耀武揚威，傷我手下頭目，真是到太歲頭上來動土了。也罷，佛爺看你們都是小小年紀，發個慈悲，准你們歸降。待後日佛爺爺大事成就，封你們做個大大的官員，享榮華受富貴，豈不美哉！此刻若然執迷不悟，不聽良言，那時佛爺爺動起手來，只怕你們悔之晚矣！」話還沒有說完，楚材早出馬喝道：「你這惡僧休得胡言亂語。原來你就是妄稱生鐵佛的惡僧。可曉得今日我們到來，也是你的惡貫滿盈了。我們的大名也不值得對你講了，若是知道我們的厲害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」生鐵佛大怒道：「佛爺爺好意勸你們歸降，怎這般不識抬舉，反敢觸犯佛爺爺！那位弟兄與我一齊擒來？」但聽得惡僧背後暴雷般的聲音道：「魔家來也！」楚材一看，卻是一個頭陀打扮的人，手執兩把戒刀，躍馬而出。

原來這個頭陀名叫法明，卻是少林寺的出身。因其不守清規，被師逐出。路過三義崗，就在那裡入伙。生鐵佛見其武術高強，身材雄壯，著實愛他，故此就把他封為巡山副頭目之職。今日一同跟隨出來，看見楚材等一行人，文弱的多，勇猛者少，料著容易取勝。況在生鐵佛跟前，又要想顯顯自己的本領，因此，答應了一聲，便拍馬直衝出來。文龍對鵑橋道：「去與他接戰，只須假敗下來，我自助你。」鵑橋聽說，就把那柄三尖兩刃刀舞動，縱步而出，大喝道：「賊頭陀，休得猖狂，俺杜爺爺來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向著馬頭一刀砍去。頭陀慌把戒刀架住，兩個馬步相交，一來一往，戰上有七八個回合。鵑橋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個頭陀倒也厲害，若只與他戀戰，不知戰到幾時方定勝負，倒不如敗將下去，讓張賢弟去送他性命。」想定主意，便賣個破綻，跳出圈子，回身就走。頭陀因見鵑橋武術不弱於己，知道也是勁敵，不欲追趕。怎當得生鐵佛見了，以為頭陀得勝，回顧手下嘍囉兵速把戰鼓催

動。頭陀聽得後面戰鼓隆隆的響，知道不能不追，因此便也不管死活，拍馬望杜鵑橋追來，口中還大喝道：「你這牛子，還想往哪裡走？」不意話還未絕，只聽撲哧一聲，咽喉下早中了一枝弩箭，便身不由主地倒於馬下，一命嗚呼了。

生鐵佛本是在那裡呆看，忽然間見了頭陀墜於馬下動也不動，曉得必定是中了暗器的緣故，不覺勃然大怒。催開坐騎，舞動禪杖直搶過來，喝道：「好大膽的牛子，怎敢用暗器傷人？不要走，佛爺爺來也！」說完舉起禪杖，望鵑橋打來。鵑橋知他妖法厲害，不敢抵敵，只得望後面逃去。楚材、文龍一見，即將鵑橋讓過，一起舉起寶劍，接住廝殺，這回惡戰真個厲害，直殺得征塵滾滾，砂土紛飛。那個妖僧好不勇猛，將禪杖舞得風縫不透。楚材、文龍手中雖是寶劍，因見他禪杖沉重，恐怕有傷自己寶物，故亦不敢削他。只在前後將劍擊刺，不放他一些兒空。

鵑橋見了，即與沈方、張武說道：「這人妖僧，今日遇著你們這兩位主人，也足夠他受了，我想他手下嘍兵不少，不如我們暗抄抄過去，將那些嘍兵殺個淨盡，這個妖僧就容易除滅了。」沈方、張武心中本欲上前，因恐殺他們不過，自己反要吃虧。此刻聽見鵑橋要叫他們一同去剿殺嘍兵，知道自己的本領在嘍兵隊裡足可施逞，因此諾諾連聲，跟著鵑橋望樹林那邊抄將過去。喜得適在眾嘍兵後面，三人便一齊大喝著殺過去，逢人就砍，遇馬便打。彷彿是三個大蟲，在羊群裡躡來躡去。一霎時，把那些嘍兵的頭顱，真同西瓜般地滿地亂滾。腳快的逃回山上，腳慢的叫苦連天。那個生鐵佛正與楚材、文龍酣戰，忽然聽得後面叫苦之聲，慌忙回頭一看，見屍骸遍地，也有打折腳的，也有沒頭的，也有剩了半個身體的。這叫做不看則可，一看了時便不禁怒氣填胸，極聲怪叫的大罵道：「我把你們這班狼心的牛子，怎敢無端地尋上門來，將佛爺爺欺侮？也罷，並非佛爺爺的不肯慈悲，今番定與你們誓不兩立了！」說畢，便將禪杖用力一攔，兩個的馬便倒退幾步，他就把馬一提，落荒而走。楚材、文龍那裡肯讓他逃生，也就將馬催動，直追過去。

約有兩箭之路，那個妖僧忽地把馬扣住，身邊取出兩支鐵鏢，望空一擲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那兩隻鏢在空中翻了幾個轉身，忽變了兩條火龍，直往楚材、文龍兩個頭頂上撲來。楚材笑道：「這些小技，也來班門弄斧？」忙亦唸唸有詞，將寶劍向著兩條火龍一指，只聽鏗的一聲，火龍不見，依然縮成兩支鐵鏢，落在地下。妖僧見楚材將他法術破去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復向身邊取出一面銅鈸，托在手中，又念了一回真言。只見那面銅鈸，忽然飛上半空，一霎時銅鈸中間飛出無數尺餘長的蜈蚣，遮天蔽日地往兩個飛來。文龍大叫道：「沈哥哥且慢施展，待小弟來破掉他的邪術。」說畢，便將淨手掐成一個三山訣，也將真言念動，把劍向空虛畫一符，大喝道：「昂日星官，此時還不速顯神通，更待何時？」說也奇怪，那些蜈蚣將要飛近身邊，忽然一陣狂風，隱隱約約聽得半空中似有一聲雞鳴，那些蜈蚣與那一面銅鈸一齊跌下地來，蜈蚣均都不見，銅鈸跌得粉碎。文龍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些幻術也在我們跟前賣弄，豈不可羞？還不下馬就縛麼？」妖僧見文龍又將他的法術破掉，只急得面漲通紅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兩個娃娃，弄的什麼邪法，敢將佛爺爺的法寶傷壞？不要走，佛爺爺的法寶又來了。」只見他又向身邊摸出一面小小黑旗，迎風一晃，登時長了二尺。連搖幾搖，即見地下忽然湧出無限波濤，那波濤之中竟有無數奇形怪狀的蝦精蟹怪，都是手執鋼叉，腳踏波浪，隨那水勢中來。楚材、文龍知道妖僧發極，故又使出這般極厲害的邪術來。忙各把頭髮打開，自己咬碎舌尖，將血往空一噴，口中念一句七字真言。只聽得半空中忽地一聲霹靂，將妖僧手中的那面黑旗震斷，那些波濤並蝦精蟹怪等類，一轉間均無影無蹤，不知到哪裡去了。

這回，妖僧果真急了，直氣得三屍神暴躁，七巧內生煙，大喝道：「罷了罷了！十年心血一旦喪盡，此恨怎消？今日若不與你們拼個死活，誓不立於天地之間！」說畢，便把馬一夾，惡狠狠地重復衝上前來，舉起禪杖，拼命地亂打。那時鵑橋同著兩個童兒本不敢上前，在遠遠地觀看他們鬥法，不覺吐舌道：「俺杜鵑橋生長到今，從沒見這等可驚可怕的事。他兩個有這般本事，怪道妖精都鬥不過，也是俺杜鵑橋前世修來的福分，所以能得遇著這兩個天人。」鵑橋正在自言自語的歡喜，忽然見那妖僧衝來，與楚材、文龍兩個惡戰，他已曉得妖僧再無能為，便放大了膽，招呼兩個童兒一齊圍上去。看那妖僧，還是非常了得，全無怯意。使開禪杖，則如蛟龍戲水一般，一些破綻都無。鵑橋道：「若只是這般平戰，只怕一時還不能殺卻這廝，須得想個計較，把他吃一大嚇，方可取他首級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，他們都有法術、法寶，此刻，我也去弄一個來玩玩，看他怎樣？」想完之時，就把三尖兩刃刀收住，向刺裡裡一挑，飛也似地去了。楚材、文龍見他走去，正不知什麼緣故，不一時，只見鵑橋手中拿著一件黃登登的東西，又飛奔而來，對著妖僧一聲大喝道：「你把法寶放得也夠了，也試試俺杜爺爺的法寶。」說畢，便將手中的東西望妖僧擲去。

說時遲，彼時快，忽見光華一道：「妖僧要想躲避，已是及不了。面門上早著了一下，頓時鮮血直流，大叫一聲，在馬上晃了兩晃，拖著禪杖搬轉馬頭就逃，早被文龍一劍砍下，將馬頭削去半個，那馬即時倒地。妖僧也跌將下來，剛欲架起土遁逃命，鵑橋已搶上前來，一刀砍下，把個光頭砍做兩半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禿驢，平日的威風到哪裡去了？今日也被杜爺爺殺死，看你還能施逞邪術否？」文龍大笑道：「杜哥哥不要發放了，他已死了，還去責他怎麼？」楚材道：「方才賢弟擲這妖僧的東西，竟是件什麼寶貝？能有這般厲害？竟使妖僧不支，這倒奇了。」沈方聽說，忙將黃登登的東西拾起，打開呈與楚材看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杜賢弟真是匪夷所思了，怎麼想得這件東西來，倒被你取了勝。」看官你道到底是件什麼東西？原來杜鵑橋因見妖僧凶勇，一時不能取勝，又恐怕他逃走，正在無計可施之際，忽然想著方才見這妖僧使出來的法寶，都有光華閃爍。因此便想了一個法子，奔到殺死的嘍囉那邊來，將嘍囉頭上繫的黃綢割下一方，又在路旁拾了一塊頑石包好了，飛奔過來，出其不意向那妖僧擲去。不獨妖僧沒有料著，就是楚材、文龍也料不到有此一擲。當下大家看了一回，笑個不止，復又一齊向山邊衝去，剛欲上山，忽又聽得殺聲震地。一轉眼間，便見無數嘍兵擁著幾個頭目模樣的強人，衝下山來。

原來這起強人卻是新近入伙，派在後山紮營的。因敗殘嘍兵趕去通報，說是妖僧被困，故此前來接應。一見這五個人殺來，便曉得寨主有些不妙，因此愈覺忿怒，奮勇衝下。楚材忙說：「我們大家小心上去接戰。」說畢，便拍馬當先，帶領著文龍、鵑橋及張武、沈方等，一擁殺上前去，與眾盜混戰。這場好殺，比方才還要厲害。但見得：

四野愁雲密布，滿空冷霧迷離。惡狠狠殺聲如雷，明晃晃槍日耀。拼命的如天神地鬼，爭功奮勇的若海獸山彪奪食。有的用鉤鑊槍、方天戟，有的用月牙鏟、宣花斧。有的用流金鎗，倒馬毒，力大如牛；有的用火光槍，流星追，旋轉如飛。件件是凌霜利刃，賽雪鋼刀。只可歎，忠非其主，空把那七尺軀武術精通，做強盜便埋沒了一世英雄；又遇著天星降世，焉得不性命歸空！

楚材等一行人正把強盜殺得馬仰人翻之際，楚材忽然想著，若然把他們一概屠殺，也是他們自作之孽，死亦應當。只是魯仙師曾經囑咐，不可任意殺人。為今之計，倒不如把他們驚走了，也可稍體魯仙師忠厚之心，不致有傷天地之和。遂想定了主見，假意大喝道：「你們這伙狗強盜，實是不知死活。為這妖僧出力，可曉得我們專等除滅妖僧而來，省中的大兵隨後就到，那時把你們一個個地捉去，才知道刑法厲害哩！你們此刻還要死戰做什麼？」這幾句話一說，那些嘍兵聽了，方覺慌張，都漸漸的四散逃竄而去。只有十餘個凶勇頭目，還是拼命相持，不肯稍退。這叫做螳臂當車，不知自量。哪裡經得起這幾個天神一般的人，不消幾個回合，便擒住了四個強人，餘者方不敢再為戀戰，始各縱馬遁去，這不過稍延幾年殘喘，將後仍不免死於刀劍之下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楚材、文龍一行人，便將擒住的四個強人背剪起來，命張武、沈方兩個押著，叫他引路上山。這回卻一無阻擋，直往山上而去。約來也有二十餘里路程，方到山頂。大家一看，倒是一處極寬的所在，中間竟有一隻大殿，四圍造得金碧輝煌，極是華麗。殿門外竟有大大匾額，寫的是「銀安殿」三字。楚材對文龍等說道：「這個妖僧真是可惡，只須看他匾額上的三個大字，便知其志非小，今日若不除，將後要貽害無窮。」說畢，便一齊走進殿去。

見中間一個獨座，兩旁也有幾把椅兒雁翅般地排下。楚材便走上獨座坐了，文龍、鵑橋就在左右坐下，喝把強人推來審問。沈方、張武答應著，就將四個強人推至殿上，叫他跪下。那四個強人瞪目大叫道：「要殺就殺，跪則不能。況俺們也是一家好漢，豈肯跪你這班孺子？」楚材大怒道：「好狗強盜，既然被擒，還取個強不成！與我重重地打他幾下，不怕他不跪。」沈方、張武便將

棍子舉起，把四個強盜的腿彎之上重重地打了幾下，那四個強人到此地位也叫無法，只得一起跪下。楚材問道：「你等四人叫什麼名字，與這妖僧是什麼稱呼？怎肯與他這般盡力，死都情願？難道你們都不知王法的麼？快快從實招來，免你們一死。若有半句支我，教你們再償鐵棍美味，然後將你們個個斬首。」文龍、鵲橋都道：「這此強人知道什麼？每人賞他一刀就是恩典了，何必要他們供招呢？」楚材道：「你們不必多言，愚兄自有道理。」又對四盜道：「快把自己的名姓，並妖僧平日的作為一一招上來，看你們的造化。」四盜中間有一個年紀稍長的，見此光景，知道不能不招，只得實稟道：「俺叫金龍，這三個卻是俺的同胞兄弟。因又用手亂指道：他叫金虎，他叫金豹，他叫金彪，卻不是這裡生鐵佛的部下。離此一百餘里有個山頭，名叫雙龍山，方是俺弟兄們的巢穴。若論生鐵佛這個人，我們本不認識於他，只因我們日前帶領孩子們到梅花村去搶糧米，觸犯了那村裡的神聖，以致神聖動怒，凡是買賣已有好幾次不利。日前俺們雙龍山忽然來了一個賣解藥的人，叫作什麼董天林，就在俺們山下高搭擂台，說是要與天下英雄比較武藝。俺們因此不忿，上去與他比武，豈知他有一種驚人手段，鬥到其間會得忽然不見，放出一件東西來，把俺們弟兄四人個個打傷，又把俺們那座山崗奪去，把幾處鄰近村莊都被他攪得雞犬不寧。故此俺們心不甘服，特到這裡相求這生鐵佛，代為報仇，承他一口允許，不日就要前往，豈知你們到來把生鐵佛殺死，所以俺們定要與他報仇。」

楚材聽他說到在梅花村觸犯神聖的話，方知前番到那裡劫掠的即是他們一班強盜，不覺好笑，暗想：我與張賢弟的姻緣，倒是虧他們作成的。就與文龍去個眼風，心中便不欲殺他。因此並不追究下去，只說了一聲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是你等既被我們擒捉，還是要生還是要死？」金龍見楚材和顏悅色，並無加害之意，因答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豈有人不惜命之理？若蒙釋放，自當犬馬圖報。」楚材笑道：「要我釋放你等四人卻也不難。我看你等四人相貌均是一表俗氣，又有些義氣。若能改惡從善，將來大有可為。只是須要依我三事方可放你。」金龍忙說道：「莫說三件，就是三十件三百件，只要辦得來的，俺們均可依從。」楚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且各靜聽。」不知究竟說出什麼三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